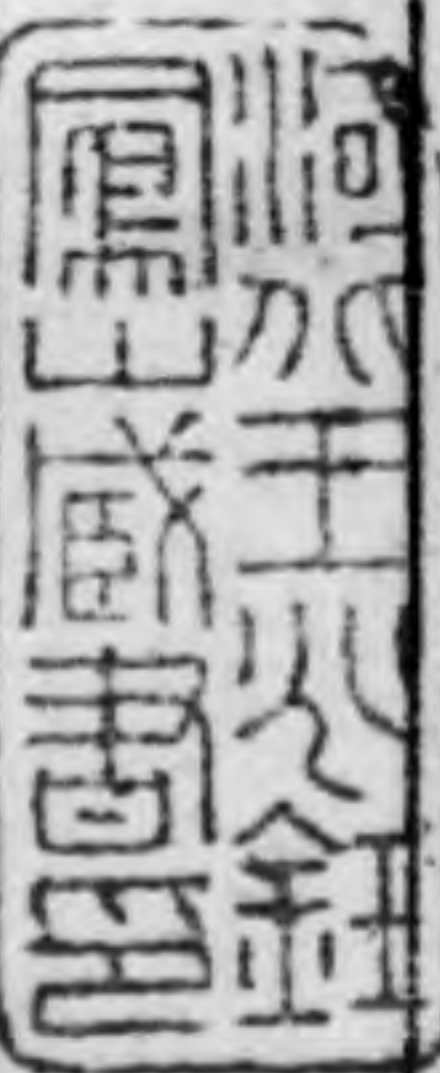






楊忠愍公行狀

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  
洪武中小興州數中虜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  
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  
述正又三世為公主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為公  
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  
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  
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  
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



竟捐館陳女妬日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  
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覩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  
好之歸謂况請得受里塾學况曰若幼何學公慙  
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况言於兵部公竒  
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  
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  
三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  
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  
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逸屋行且溫  
誦日所臆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

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  
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  
吾死僧矣則為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  
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  
而扶持亦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  
視楊氏子公既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  
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  
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  
貲為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  
廢著居曰毋涵乃公為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為



名高故薦紳大夫通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  
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為酒召其姻族奉兄  
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為  
兄累今幸有餘錙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饗  
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為公  
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  
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材  
為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  
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  
曉游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

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公語古今成敗得失  
與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  
封掌諸郡邑吏入肄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為  
嚴登藉定序先後革冒替精誰何其試吏毋得假  
手上下翕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  
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為兵部尚書韓  
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  
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  
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  
已瑟若簫笙埙篪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



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鍾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鍾也公醒而汗悅若悟者起篝燈促複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止以盡子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與秦

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丘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虜大舉躡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嗟嗟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虜退之明年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益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二邊互



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  
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  
別名也虜踐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  
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  
曉然知

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  
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

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 國家之  
重威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  
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 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隙

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  
習兵事既久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  
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  
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  
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  
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 國威不敢肆今謂縣  
官懼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  
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  
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  
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



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虜負約不至  
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  
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它部我既  
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  
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  
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死十  
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  
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  
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脩武  
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

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脩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  
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  
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馬用之且虜安肯捐其  
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  
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  
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  
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  
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詳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  
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  
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



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為

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  
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  
安以見效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  
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  
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

陛下宜振獨斷發

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  
臣請為

陛下勒燕然之顛懸俺荅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

世疏奏 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

忼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

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  
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  
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  
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  
而許之公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莫弗倦  
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  
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  
生為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



公損俸祿益之束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焉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洒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做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園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

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揚公即湏吾穹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為勞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公之為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揚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虜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讐

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京



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笑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將上

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于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



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  
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  
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  
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  
撻飭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陛下之仁怒又冀嵩之感 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  
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  
縫幸於得

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

陛下誠敬格于

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  
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于嵩者又冬  
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  
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于嵩者如各  
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  
身乃日待左右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 上天  
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



君十大罪為 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  
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  
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  
然以丞相自居挾

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  
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  
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

于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  
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  
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  
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

陛下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  
又號于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宥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



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臣不意

陛下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 君上之大

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

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

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于世蕃傳于人曰 上故無

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

板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

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

令于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

群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

方上滿朝紛然已知 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

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  
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  
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  
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  
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  
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  
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壟  
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  
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  
桂為巡按朋姦比黨講張為幻先將長孫嚴效忠

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  
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嚴替  
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  
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養養臭乳子也何嘗  
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  
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  
為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  
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  
私黨此備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



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霍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廕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

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

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



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  
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疏  
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給乃大呼曰嚴  
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  
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  
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  
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  
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  
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  
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  
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  
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  
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  
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特之以激勵天下之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  
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



權皆撓于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  
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  
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  
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  
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  
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偏天下人  
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  
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  
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

事始一少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  
賄慙慙者貪如盜賊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廉如  
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  
為有才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  
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  
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  
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  
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  
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  
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于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撻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



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其姦三也廠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

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陛下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于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



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審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審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

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執顧

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



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恚公慙而相嵩方以它事得

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為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為却之第飲一卮酒畢

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甕盃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僂之耶將柰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帝為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柵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齟齬若曹者曰楊公天下



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即齟齬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柰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 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免有為公居閒相嵩者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其人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植駟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頷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晦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疑太虛丹心照萬古生

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 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 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謚謚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為揚公者足矣當公再上



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寃而不知  
公之功實在 社稷天下知

先帝之怒公至儻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讒  
嵩之奸於後天下知

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

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

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

配張夫人胡村處士杲女婉嬈有志操嘗上書請

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即應尾太學生娶教諭

李君九臯女次應箕娶都御史王君遴女王君蓋

為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  
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  
悔恣然下汗耶

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所自著年  
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沒嚮  
者實藁葬焉而未有志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  
華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為先容不佞謝弗文應  
尾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  
沒相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  
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即



死且不瞑既而王君以書來曰子為狀而乞志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不獲已為著狀而淚涔淫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如右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明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赫山忠愍者謚也

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



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竒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

### 計惑衆心

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



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

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為讒

詔逮公訊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

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

受杖也或遺之蚌蛇膽却不受曰柵山自有膽

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柵山者及繫

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甕碗刺

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

旁觀者咸為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

十月晦死西市陶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

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

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

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

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

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

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為

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



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  
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  
痛苦之狀宜猶在心且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  
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  
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  
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叅王君世貞為  
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  
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  
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  
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  
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  
之奏上地忽震

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  
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  
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  
死七年

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  
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  
逆狀

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



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叅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

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

賜額曰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歆為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

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

是為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為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為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

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 月 日應尾改葬公 村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為據公大



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  
詳具公所為年譜及藩叅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為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什  
益自奮

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為憤地為震歲星一終天乃  
定羣姦漸滅

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

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為  
世鏡

勅賜旌忠祠碑

今皇帝御宇首遵

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叙用死者贈官祭葬錄其子  
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椒山楊公得  
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為國子生薄  
海以內郊壘之衆與夫樵兒牧豎無不悲酸以  
為

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夕也又莫  
不曰

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



先皇帝之志恤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  
采等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士  
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  
欲祠公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  
白巡撫都御史曹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  
容城縣立祠既給事中陳君瓚以謚請則  
詔賜謚其曰忠愍既巡按御史郝君杰以祠請則  
詔賜祠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誦  
公之寃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  
賈暨其鄉人然則

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里宅樹之  
風聲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 月 日  
奉公主即祠而血食焉應尾以余聞風於公者  
乃丐記其祠事余奚忍詞公哉當公之抗疏也  
余正赴禮部試與同志上虞陳君鎔都勻陳君  
珊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客有從外來  
者謂公杖垂死且擬刑會中人驚起屏氣余投  
筆曰夫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二  
陳君曰誠然願尾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  
君二陳君曰聞當官業有持獄者其母亟試而



舉爲之不愈乎乃寢夫宜春之甘心於公寧慮遺患哉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愚矣愚矣

國家養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霽霈海內即不遠稽當議禮議獄之時士之奮其間者以百計其死杖下老成所者踵相接益已消阻無纖悉氣矣乃太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以強諫起至於宜春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能禁在公尤竭志盡詞不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乾坤正氣在天爲日月風雷雨雪在地爲江河嶽鎮生則爲人則爲忠爲孝爲盛德

爲大業死則爲明神薄日月激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爲爲之誰爲止之公卽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厲人心百世如生余獨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榮枯異勢嗚呼余甚慚於公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曰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予獨後人幸一息尚存則視公一息皆餘生恩奚從報事奚從了故曰余甚慚乎公勉慎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白首余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少也孤卽以忠



義自許初舉於鄉入太學從事華亭

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既舉進士從事苑洛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闕里過太山明義利生死之關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誓掃邊塵時仇鸞怙勢爲開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爲說謬者五鑿鑿據經爲鸞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進武選司員外公思

國家屢陞厚恩欲捨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姦比入

朝未浹旬也疏上

天子動容卒以嵩旁語乃下於理中以引用

二王之故遍受諸獄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奸嵩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槩卽命焉寃哉寃哉刑而及於諫臣蓋今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燿

國史然人能知公之忠於劾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爲塞開邊大釁人知

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爲之投種人知今



天子之能恤公不知危疑之際賴公以發其姦為有  
功於

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具茲三偉功厥祠宜永  
世祠定址於保定從郝君請也費取諸官帑合  
都御史曹公所畀金而成之也董其成則知府  
君 尹 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

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太行聰明正直剛以方騎雲而下  
三輔彭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

國事日非寵賂章逆黨扇禍釁啓疆駕言馬市為

國殃公怒衝髮抗厥章中邁憂患謫西羗逆誅  
被

詔服上襄

天子隆恩不敢忘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言慨以  
慷嵩禍甚鸞何可長臣身不辭塗干將

天子動色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視死如飴氣彌  
揚竟以刑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恨恨披依五  
雲肝與腸

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豐其藏以塋以祭  
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勅何輝煌魂



楊忠愍公祠石 五  
兮豈不來洋洋公昔遊魂七陵旁假翼天路景  
雲翔逝如驚電掣天荒此驩之人徒俵俵公歸  
不歸歸有龐儻獨有靈來清揚聞其風者氣復  
昌憑人萬古扶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配  
岳久且長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前吏刑工三科左右給事中  
僊居吳時來撰

書楊忠愍公遺後集

楊椒山忠愍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  
挫不回後以疏論豪宰中蜚語被甌海內至今雖  
婦人孺子亦知慕公之烈也今讀其疏中語忠肝  
義膽真足以寒奸諛之骨而詔獄諸詩詞肯春逸  
曾不以死生一毫動慮所謂浩然大丈夫者非耶  
昔夫子論鄙夫不可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於乎  
楊公成仁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彼鄙夫陰賊  
持詭辯以中傷善類徼固一時權寵終於伏誅遺  
臭豈非臣道之永鑒哉



聖主嗣承丕服遵

先皇遺詔錄公之忠

賜謚忠愍贈廕加等固以慰

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州王公持節鎮魏冀  
出是集授旻平業爰請刻之郡以廣其傳焉題曰  
楊忠愍公遺集遵 謚命也嗚呼忠義之心秉彝  
固有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鳳洲公世致  
忠嘉雅抱經濟甫下車而威稜龐澤固已風馳雲  
靡矣其惓惓是集也崇正敦教之盛心魏士尤知  
嚮往云

隆慶二年仲冬吉日直隸大名府知府鄭旻頓首謹書

楊忠愍公文集跋

嘗謂忠臣之道自古難之公之平生所挾持  
者甚大故其精忠所發真足以貫日月而動  
天地公之時何時也奸臣竊柄勢傾中外群  
僚百執事將奔走承奉之不暇孰敢出一  
言以犯其鋒公乃奮不顧身獨能發其潛  
伏積微之惡於未露之日而為天下國家防  
危杜禍於未然公豈不知



皇上之必不殺諫耶將謂身可殺而權奸之惡不可漸以長生可舍而社稷之危不可不豫為之所卒之身死之後奸狀日以暴著不至於戮身籍家而不已則公之料奸之知愛國之忠肯見之矣夫大奸距脫則正直茅拔由是

先皇帝感悟信用忠實而奸黨漸滅殆盡一時號稱治平公之遺利於天下國家者不既大且遠哉若夫形之咏歌風媿秦漢而經濟謀略多柱柱述中見之今讀其奏議如十罪五奸之指摘五謬十不可之直斥詞嚴義正令人凜然起敬奮然思義而建杖之日大風揚沙正人墮淚既死之後地為震者累年所謂精忠貫日月動天地非歛幸際今上仁聖奉先皇之遺詔錫之贈謚廕其後裔而建祠置



禮所以報公者亦云厚矣益以徵公之精忠在  
宇宙間千古不磨者也公嘗師事存齋徐  
公苑洛韓公諸君子固有日矣宜其忠愛之  
道講之素明而成仁取義之有自也記曰為人  
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為之公非其人  
乎余於公誼辱同年最相善因閱公之集  
感公之慷慨而莫與追蹤也乃為之紀其槩  
至於公之履歷則有藩叅鳳洲主公狀其

實而少師存齋徐公又為之銘其墓茲因可  
傳於不朽也

賜進士第

欽差總飭蘄松常鎮兵備湖廣布政司右  
叅政兼按察司副使同年生南皮交川湯賓  
拜書



圖

木片身之目

三

同  
藏

王  
山  
白



